

韩石山 著

李健吾传



山西人民出版社

韩石山 著

李健吾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健吾传 / 韩石山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03-05479-9

I. 李... II. 韩... III. 李健吾 (1906~1982)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143756号

李健吾传

- | | |
|---|---|
| 著 者: 韩石山 | 网 址: www.sxskeb.com |
| 责任编辑: 张继红 宁志荣 | 经 销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
| 责任印制: 李佳音 | 承 印 者: 山西方略印业有限公司 |
|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 印 张: 23 |
| 邮 编: 030012 | 字 数: 380千字 |
|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 印 数: 1—3000 册 |
| 0351-4956036 (综合办) |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
| E-mail: Fzxz@sxskeb.com (发行中心) |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
| Web@sxskeb.com (信息室) | 定 价: 35.00元 |
-

新 版 序

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零。

刘西渭即李健吾，是他写文学批评文章的一个专用笔名。

我不知道近年来，大陆学界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注，是不是受了这几句话的影响。至少也是受了点启发吧。这几句话，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中说的。此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大陆行销。

现在的学界中人，一说起李健吾，就说他是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这不公道，李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报之以一声宽厚的苦笑。在他从事过的几个艺术门类中，文学批评是用力最少的一个。

如果学界中人这么相信司马长风的话，且让我再引用几句：

中国现代作家留欧和旅欧的人多了，有游记和采风录之类的作品问世的也很多，能慧解欧洲人的情趣、欣赏其风土，蔚成绚烂的文章者以徐志摩和冯至为著；但洞察欧洲文化并熟悉艺文人物，将它们揉在一起，以谈笑风生之笔，畅达幽情和妙趣者则是李健吾……纵观李健吾的散文，可用深情和多慧四字来概括。

这是司马长风在同一书中对李健吾散文的评价。还说“他写的文学批评，篇篇都可当创作的散文读”。

纯以对话和动作来上演的现代戏剧，则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如

李

健

吾

传

001

果拿酒为例，来品评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纵然不够醇，但是芳香浓烈，一口下肚，便回肠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李健吾有一点更绝对超越曹禺，那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这是同一书中对李健吾戏剧的评价。

噢，那就加上散文家、戏剧家的头衔。

且慢，也该听听同时代人的评价吧。

1933年李健吾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朱自清曾著文评论，说：“中国的新文学，直到近两年才有不以故事为主而专门描写心理的，像施蛰存的《石秀》诸篇即是，读者的反映似乎还不坏。这是一个进展。施蛰存只写了些短篇，长篇要算李健吾的《心病》为第一部。”更奇的是，李健吾上中学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十年后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且在《导言》中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到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噢，这么说来，该叫他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

你还是急了点。

让我来告诉你，他的本业是法国文学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是《福楼拜评传》。留法两年，学的是法国文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教的是法国文学；解放后离开上海到了北京直至去世，不管供职的机构名称怎样变幻，究其实都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

对他的这本《福楼拜评传》，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1994年曾对我说：“别说以前了，往后五十年之内，中国是没有人能写得出来的。”此书1934年出版，到柳鸣九说这话时，已过了六十年，再加上五十年，也就是一百一十年之内，在同类书的写作上，只能让这个山西人拔了头筹。写这本书时，李健吾二十九岁。

此外他还翻译了《莫里哀戏剧全集》、《包法利夫人》等，不下数百万字。

那就再加上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你不耐烦了。

我还要告诉你，这都是有形的，还有一个无形的，或许是更大的贡献，那就是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可说灿若星汉，也可说多如牛毛。然而，在语言层面上真正达到现代水准的，却寥若晨星或有数的几

根,不管是论个或是论根,李健吾都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

这也是我为他写传的惟一的理由。还要再找一个的话,那就是他是山西人,且是晋南人,是我的同乡前贤。

1990年,我在《纵横谁似李健吾》一文中说了句气话:“要现在的文学界和读书界,接受李健吾这样的大家,还不到时候,还不配。”1996年出《李健吾传》初版时,将此文移来作了序,期望此后会出现一个“李健吾热”。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期望落空了。现在我老了,不会说那样的气话了。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谁也勉强不了谁。

只有一点我仍深信不疑,不管再过多少年,总有喜欢李健吾的人。

他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只有我们对不起他的。

感谢李健吾先生的夫人尤淑芬老师、公子李维楠先生、女公子李维永女士,在本书写作与修订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新版采用的李健吾先生的图片,大都为维楠先生所提供,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感谢张继红先生和宁志荣先生,没有他们的策划与操持,这本《李健吾传》不会修订出版,也不会出得这么好。

韩石山 2005年11月8日于潺湲室

目 录

新版序	(001)
第一章 少年时期(1906.8—1921.9)	(001)
父亲的功业	(001)
在村学念书	(005)
在西安东木头市	(007)
在马堪村	(011)
在良王庄火车站	(013)
父亲的再次入狱与被害	(015)
最初的戏剧活动	(020)
第二章 中学时期(1921.9—1925.9)	(023)
文学三少年	(023)
曦社与《烽火》	(025)
请徐志摩演讲	(028)
“吃瘪蹇先艾”	(031)
多事的兄弟	(035)
那个“川针”	(038)
第三章 清华时期(1925.9—1931.8)	(042)
朱自清先生	(042)
王文显先生	(045)
戏剧社社长	(047)
清华园里的才子	(049)
驰骋在北平文坛上	(055)
情在师友间	(062)

李

健

吾

传

001

还乡与大奠	(067)
相恋与订婚	(069)

第四章 留法时期(1931.8—1933.8) (072)

赴法途中	(072)
“火线之外”	(075)
日夜研读福楼拜	(078)
在鲁昂和克洼塞	(081)
在意大利漫游	(088)

第五章 北平时期(1933.8—1935.8) (097)

双喜临门	(097)
进入太太客厅	(101)
批判的锋芒	(105)
《这不过是春天》	(110)
心灵的探险	(115)
艺术的良心	(120)
删削的情书	(127)
孤寂的心志	(130)
《福楼拜评传》	(136)

第六章 暨大时期(1935.8—1937.11) (142)

初来乍到	(142)
情谊与纠缠	(147)
信任与驳难	(152)
一场“滥官司”	(157)
《十三年》与《新学究》	(165)
不可或缺的一页	(170)
战乱中的情谊	(173)

第七章 孤岛时期(1937.11—1941.12) (178)

寂苦中的挣扎	(178)
--------------	-------

走出书斋	(183)
悬念周作人	(186)
舞台上下	(190)
《黄花》和《草莽》	(194)
剧坛盟主	(198)
师生之间	(202)
学术研究	(204)
艺术的囚徒	(206)
 第八章 沦陷时期(1941. 12—1945. 8)	(210)
做了李龟年	(210)
独具特色的改编	(213)
蛰伏中的译述	(216)
毁誉难说的《青春》	(218)
轰动一时的《金小玉》	(220)
被捕与逃亡	(223)
 第九章 复兴时期(1945. 8—1949. 5)	(229)
当了编审科长	(229)
在胜利的喜悦中	(231)
创办上海实验剧校	(235)
编辑《文艺复兴》	(239)
奔走呼号	(243)
与石挥的争论	(246)
与田汉的商讨	(249)
旁敲侧击	(251)
未酬的壮志	(253)
《和平颂》引发的不和平	(257)
退守书斋	(263)
惶惑中的期待	(267)

李

健

吾

传

第十章 剧专时期(1949.5—1954.7)	(271)
小心翼翼地步入新社会	(271)
学会了自我批评	(276)
在抗美援朝的热潮中	(279)
平明出版社	(283)
黯然离去	(285)

第十一章 北京时期(1954.7—1966.7)	(290)
“来了,回来了”	(290)
拔了这面白旗	(297)
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302)
沉浸在看戏与评戏中	(305)
雨中登泰山	(311)
西北之行	(313)
在“整风”与“四清”中	(315)

第十二章 “文革”时期(1966.7—1976.10)	(318)
被揪出来	(318)
“送饭的人也去了”	(321)
黄金般的心	(324)

第十三章 晚年时期(1976.10—1982.11)	(327)
重新握笔	(327)
“风过去了,脚印消失了”	(330)
老而弥深的情感	(333)
东南之行	(341)
故乡之行	(344)
西南之行	(347)
倒在书桌旁	(352)

后记	(356)
-----------	-------

第一章 少年时期

(1906.8—1921.9)

父亲的功业

不像郭沫若那样，出生时先伸出一只脚，预示着后来要推翻一个旧世界，也不像周作人那样，出生前有位白须老人在院内站过，倏忽而逝，遂有了“老和尚转世”的传言。没有异位也没有异兆，李健吾的出生平平常常。见诸他《自传》^①的文字记载是：“1906年8月17日，我生于山西省运城县北相镇西曲马村，幼年逃亡在外。”另一处说得较为含蓄，还带点自责的成分：“我生在前清末年，很不巧，和那位出卖民族荣誉的末代王孙宣统同岁。”^②

这平常的出生，不免叫人遗憾，然而，他的父亲，他的家族，他少年时的种种经历，弥补了这个亏欠。

他的祖父是个有本事的农民，靠在口外（今内蒙古一带）贩马发家，广置田产，成为西曲马村的财主。先后娶有两房妻室，生有子女九人，八男一女。其中长子、三子、四子、五子、七子及女儿为大夫人所出；二子、六子、八子为二夫人所出。

长子李岐山即李健吾的父亲，名鸣凤，字岐山，以字行世。生于1878年，清末秀才，曾在邻县教书，后来又考入山西大学。毕业后在太原工业学校任职。也先后娶有两房妻室，生有子女六人，除一女早夭外，长子卓吾，长女立萍（乳名香草），次子健吾为大夫人所出；次女香菊，幼子养吾为二夫人所出。养吾为遗腹子，出生时李岐山已遇害去世。次女大约在十二三岁时亦夭亡。

1905年夏，李岐山与同乡同盟会员景梅九（定成）以制作戒烟药为名，在运城北大街开设回澜公司，经常奔走于猗氏（今临猗）、万泉（今万荣）等县，宣传

① 李健吾一生共写有两篇《自传》，一篇写于1958年8月，存中国社科院档案室；一篇写于1979年9月，收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后一篇又改写为《李健吾自传》，刊于《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四期。此处系指收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者。

② 李健吾《我学习自我批评》，1950年5月31日《光明日报》。

戒鸦片烟的好处。在公司内暗设机关,商讨革命策略,传播进步书刊。1907年,经景梅九介绍,加入同盟会,担任宣传工作,曾被清政府扣押安邑县监狱月余。第二年,与景梅九同赴陕西,联络西北革命志士。返晋后,将回澜公司交好友张士秀接办,又回太原工业学校任职,同时在校旁开设大亨客栈,广结军界人士,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岐山立即赶往陕西关中,联络同志,力谋响应。路过家乡,密嘱四弟李九皋招兵买马,制造军器,以图大举。10月29日太原光复,阎锡山任都督。清军进犯山西,李岐山率部东征,与清军激战于娘子关附近的雪花山。娘子关失守,太原不保。阎锡山率残部退往晋北,副都督温寿泉与景梅九等率千余人向晋南退却。太原失守前,李岐山召集了学生队,又收编了从娘子关败退回来的散兵两个营,在太谷借到一批枪支弹药,组成一支队伍,与温景二人的队伍在霍县会合后,从洪洞渡汾河,下襄陵,克汾城,12月底到达河津。温景二人渡河赴陕,联络陕西民军。各路义军公推李岐山为五路招讨使,兼任哥老会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司令,分两路向运城进兵。

在温景赴陕之前,河东革命党人已派张士秀于12月20日赴陕乞援。陕西都督张凤翔乃派陈树藩、井勿幕等率秦陇复汉军,随张士秀渡河,于12月29日攻占运城。次日,李岐山大军赶到。于是组织起河东军政分府,温寿泉总领一切,张士秀主管民政,李岐山主管军事,为协统(旅长)。



■李岐山将军便服照

此时绛州以北,仍为清军占领。次年1月,军政分府决定北进,委任李岐山为“南路招讨行军都督”,统军北上。先下绛州,俘清兵八百余人,杀统领陈正诗,后围攻临汾。城将陷,适清帝退位,共和告成,阎锡山回到太原。4月阎锡山被正式委任为山西督军。7月河东军政分府撤销,张士秀转任河东观察使,李岐山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少将军衔。其时全国统一部队编制,山西仅一师两旅,李部仍驻军运城。另一位旅长为续西峰,驻军雁北。

当父亲奔走于运城太原之间,率部南征北战之际,李健吾,这个年仅五岁,乳名叫跟娃的小孩,正在西曲马村里无忧无虑地玩耍嬉乐。

李家的院落，在西曲马村中间一条南北向的巷子里，大门朝东，北头巷口，有一个大车门。大车不外出时，就停歇在车门底下。有一天，李健吾正跟姐姐在大车门下玩耍，忽然起了一阵旋风，黑了天，黑了地，小姐弟俩吓得躲在大车底下，紧紧地抱在一起，单怕黑旋风把他俩刮走了。不一会儿工夫，黑旋风过去了，天又亮了，他才和姐姐从大车底下钻出来。李健吾后来说，他一辈子没见过那么黑的风，一刹那间，宇宙为之易色。那座大车门，已不复存在，只有山墙的砖柱，至今还在李家巷子的北口挺立着。

夏秋之间，常跟上姐姐或家人去村外地里打枣虫。路上，姐姐在前面走，他提着一个瓦罐，蹒跚地跟在后面。说是枣林，实则是庄稼地，枣树长在畦埂上，两三丈远才一棵，并不妨害庄稼。成百上千的枣子，青里透红，挂在枝头。姐姐举着竿子，学大人的样子打枣虫，那些过早红透了的枣子，常是枣虫的栖身之所。所谓打枣虫，就是将这类病态的红枣打下来，免得上面的枣虫再去祸害别的枣子。枣虫落了地，健吾就捻起来放在有水的瓦罐里。捻或不捻，全看他的兴致，倒是不捻的时候多些，他的兴致差不多全在姐姐错打下来的好枣子上。边拣边吃，回家时小兜里还要装上许多。

北相镇自古就以出产“相枣”闻名，《史记》上曾有“安邑千树枣”的记载。安邑是古地名，解放前很长一个时期，运城市这个地方，就叫安邑县。因此，在一些文章中，李健吾说自己是安邑人。旧县城所在地，现为安邑镇。

李健吾的母亲相氏，是北相镇人。北相镇在西曲马村的东北方，相距约五华里远。母亲从小就是个孤儿，北相镇上没有什么直系的亲人。虽是这样，一年之中，三两次不等，也会回北相镇走走，看看本家的亲戚。去时总要带上健吾这个小儿子。车夫赶着大车，母子俩坐在车上。路两旁全是柿子树，秋天，柿子红了，枝桠低垂着，健吾就站在行走的车上钩柿子吃。有时够不着，就下车跑，这下子反而更够不着了，惹得他又急又气。车碾子琅琅响着，他馋得什么似的，可偏偏还是够不着。

像一般农家小孩子一样，偶或的，他也会生这样那样的病。有一年，他的脖子底下长了一个大脓包，疼，也烦，又哭又吵了整整十天。不看大夫不行了，妈妈便带他去北相镇。也是坐大车去的，这回不欢蹦乱跳了。妈抱着他，哄着他，说是北相镇有个土大夫，会治好他的病。他靠着妈，直担心，妈也直拍他，怕他哭闹，碰了那个大脓包。到了那位土大夫家里，大夫用扎鞋的长针在油灯上烤了烤，往大脓包里一刺，吓得他赶紧歪开头，偎在妈怀里。大夫赶忙拿过一个碗来，猛地将针一拔，就见脓和血流出来，流了整整一大碗。他提心吊胆，妈也提心吊胆，谢天谢地，几天后，那个包收回去了，也不疼了。

成年后,李健吾的脖子底下还有个明显的疤痕,就是那次生病的留念。

晚年回想起来,他最喜欢的,是春节前后的几天。村民们吵嚷着,争抢着,抬出关帝爷的神像来,看谁先把神像抬到村外的舜帝庙里。那个快,那个跑!赶到舜帝庙,往神座上一搁,就开戏了。

他高高地坐在叔叔的肩膀上看戏。戏名字一个也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是哪个叔叔扛他了,反正是人山人海,热闹得很。

1912年夏,父亲正式驻军运城后,将健吾母子两人,还有姐姐,接到运城旅部居住。在李健吾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一时期在运城上过学,仅几个月的时间,且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想来是没有上过。若上过,晚年回运城时,依他的性情,会寻访旧地,至少也会对人说起。亦未提及兄长卓吾是否随母亲到了运城,想来留在老家与爷爷奶奶在一起,没有来。其时养吾尚未出生,健吾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对他最为钟爱。将女儿带出来,怕也是为了照料健吾,或与健吾作伴。

这次在运城,大约住了半年,太小,长大后记得的只有——

忽然一天,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把我和妈妈、姐姐,全接到一个大城——就是运城——里,住在一个有兵把着大门的衙门里。我神气得什么也似的,一下子变成了“少爷”。我神气到这种田地,打哭了一个和我同岁的“阔”娃娃。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原来是张实生的“少爷”!打得那份得意呀,好像老早就知道他爸是后来暗害我爸的陕西主谋似的!①

这个有兵把守的大衙门即第一混成旅旅部,原兵备盐法道衙门。张实生即张士秀。这位被李健吾打哭的孩子,李张两家定亲后,成了李健吾的姐夫,未及成亲,因张士秀参与了暗杀李岐山的阴谋,两家结怨,便退了婚。

1912年底,因为阎锡山的迫害,李岐山与张士秀同时被押解到北京,投入陆军监狱。

阎锡山与张李二人的仇恨,起于辛亥年间,阎逃往晋北后,张李诸人在运城组织军政分府,阎以为张李意在最终取他而代之。阎复位后,总认为河东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便以统一全省粮饷为名,派心腹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伺机篡夺河东政权。李岐山握有重兵,更是志在必除。

① 李健吾《梦里家乡》,《李健吾散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南桂馨到运城后，厚结李部团长景蔚先，计划以景代李，景向李告密，张李闻报，将南扣押，并公布了南与阎锡山来往的电文。这正好给了阎一个口实，便呈报中央，袁世凯遂命参谋、陆军两部行文，勒令交出南桂馨，查办李岐山与张士秀，并命豫军赵倜部进攻运城。张李未抵抗，赵部进入运城后，将张李解到北京。袁世凯下令组织特别法庭，以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兼庭长，审理此案。

在村学念书

父亲被捕入狱后，李健吾随母亲回到西曲马老家，六岁的孩子，该上学了，爷爷送他进了设在关帝庙里的村学念书。

开蒙念的是《孟子》。老师是本家的一位长辈，称老舅，净让他背死书，背不下就打，用板子打手心，还罚他跪。他很害怕，想了办法逃学，要不就故意迟到。一路上磨磨蹭蹭，实在不愿意去，又不敢不去，怕挨打，又怕同学笑话。那些日子，他不怕关帝爷，也不怕正殿里的那个关平、周仓什么的，顶怕的就是这个给他开蒙的老爷爷。

怕归怕，淘起气来却是那样的无法无天。关帝庙里有树，他常会爬在树上，任年迈的老舅前后蹒跚着，呼唤，顿拐杖，只是装聋作哑不下来。庙门关着，这小家伙会躲到哪儿呢？

“跟娃！跟娃！”老舅前后大声喊着健吾的乳名。

健吾很是开心，一位同学不时往树上张望的目光暴露了他，在老舅的厉声呵斥下，只得乖乖地溜了下来。手心挨一顿板子，自是免不了的。

书背不会，感兴趣的是那些神奇的民间传说。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就记得挺牢，说是一个年轻的樵夫去终条山上打柴，与同伴失散，在一个山洞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下得山来，只说了一句“金头，银身，铁尾巴”，便气绝而亡。后来有个叫张世芳的农夫，无意中走进了这个山洞，得到许多金银财宝。终条山也叫中条山，是山西省南端的屏障，站在西曲马村口朝南望去，就能看到那青青的峰峦。

清代庚子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逃往西安的路上，曾路经当时还叫潞村的运城，许多人都见过皇上与皇太后的龙颜，当地还流传着一些两宫的传说。

这一虚一实两件事，十八岁时成了他写《终条山的传说》的材料。记得烂熟的，是那些众口相传的童谣，如——

李

健

吾

传

005

豌豆角儿黑拉拉，
我和小姐一起嫁；
小姐嫁到东关里，
我就嫁到门边里；
小姐嫁个好女婿，
我就嫁个老母鸡；
小姐骑的好骡马，
我就骑的蚂蚱蚱；
小姐拿的马鞭儿，
我就拿的枣杆儿；
小姐抱的好娃娃，
我就抱个泥疙瘩；
小姐娃娃长大啦，
我的娃娃摔碎啦！^①

李

健

吾

传

006

纵是少不更事，在西曲马，他也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欺凌与屈辱。

一天，先生正在给他们几个孩子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未必是那个讲《孟子》的老舅，此时村学已非往昔，有教师数名。张家的长工老牛，越手起脚地蹭进学房，先生从窗口远远喝住他道：“你干什么来了？”

老牛结巴了两句，从身后摸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求先生给起个官名。先生觉得他的念头不伦不类，因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通常用不着给儿子起正经名字的。既然来了，不便有负他那番敬重的至诚，也就答应下来。望着那孩子的秃头灵机一动，先问那父亲：

“你姓牛，嗯？”

“是啊，老师。”

“他是秃子，嗯？”

“可不是！就是这破相，所以请老师起个名儿压压。”

先生恶意似的一笑，郑重其事地说道：

“那么，就叫牛小山吧。大小的小，泰山的山。看他身子顶结实，活像一座小山，就叫小山好了。没有比山再重的东西了，一压就把邪气压掉。”

^①《烟火》创刊号，1923年2月10日出版。谣末注明“山西安邑”，当为李健吾提供无疑。

那老实人一脸的喜欢，向先生又是作揖又是谢，一面吩咐儿子给先生磕头。先生得意之下，就向那父亲商议，只要他出一半的学费，就准他的儿子来听讲。这难为了那老实人，盛意之下，也就接受下来。

事后，先生为班上的学生解释，他取名的典故是“牛山濯濯”。过了几天，那孩子来学堂上学了。明知他已有了牛小山这个官名，同学们仍叫他牛秃子。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他玩，他孤零零的，就和关帝庙当院的那座半截石碑一样。先生也随即丢掉对他的兴趣，同学们把惹下的乱子全往他身上推，先生的板子蝴蝶一样围着他转。好些同学拿晒干的牛粪朝他身上扔，叫他和它认宗，其中不会少了李健吾。半个月后，他不来了，父亲病了，他要去张家帮工。正是春天，田里等着用人。父亲死了，他用一口棺木的代价，立了一张身契，给主家当了长工。

万没有料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屈的小长工，抗战初期竟以身殉国，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也是在村学里，李健吾“爱透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孩子。

同在村学念书的，有三个女孩子，都在十岁左右。一个是他的表姑，一个是他的姐姐，还有一个是家住村子西头，名叫叶儿的女孩子。老舅总在夸叶儿，总在骂他。他一年念破十本《三字经》，念不完《三字经》，常常挨打，好些大孩子也常常挨打，只有这三个女孩子是神仙，动也动她们不得。表姑挨过一次手心，还是另一位教师（她父亲）打的。姐姐挨过一次骂，不是因为背不下书，是早晨帮妈妈烧饭来晚了一步。三个里头，最聪明的还要数叶儿。得到夸奖，她低着头，脸红红的，弄着小辫子，只是抿嘴笑。她长得实在好看。“我攀不上她。我心里爱透了她。她象征着人间精神和物质的美丽。我恋了她两年，然后跨过一条大河，就和她永别了。”^①

这能叫爱恋么？怕只能说是“知慕少艾”吧。

跨过那条大河时，李健吾八岁，时为1914年。

在西安东木头市

这条大河就是黄河，从此也就告别了童年生活的故乡。这是因为，李岐山已被陆建章释放，来陕西做事了。

李岐山与张士秀在北京陆军监狱关了半年之后，主审官陆建章，不安于京畿军政执法处长的职位，想外放做陕西省都督，知道李岐山、张士秀在晋陕一

^① 李健吾《经国美谈》，《李健吾散文集》。